



#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

## 本會宗旨：

關懷透析病患，提升透析品質，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，協助政府制定相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。

透析週報 週四出刊 第十四期 102.8.15

發行人 鄭集鴻 理事長

學術編輯 張智鴻

聯絡人:靳國慧

電話:0933118495

傳真:03-5351719

e-mail:dialysis98@gmail.com

## 最新消息：

☆8月12日陪同腎臟醫學會理事長及幹部拜會健保會委員爭取透析預算，獲得善意回應，但要求我們提出整體方案。

☆8月14日透析總額議事協商會議，我們提出 Very early CKD 方案，當場未通過，但會轉呈國民健康局參考。(附件二、三)

☆腎臟醫學會三十週年慶，因為沒有會員報名唱歌跳舞，我們擬提供一項活動「自行車接力縱貫台灣 300 公里」，日期在 10 月 5、6 日，將在 11 月 2 日晚會中上台接受表揚。(附件四)

## 學術專欄：

THE NEW YORK TIMES

[DOCTORS](#) AUGUST 1, 2013, 4:41 PM [165 Comments](#)

'If This Were Your Mother, Doctor...'

By [HAIDER JAVED WARRAICH, M.D.](#)



Br

ian Stauffer

'If This Were Your Mother, Doctor...' <http://nyti.ms/15h6M9p>

文章中提到了一位年齡已高的婦人，插管，昏迷送進 ICU。這時，家屬該怎麼做？積極搶救？或是，安寧療法？身為一個旁觀的醫療人員，似乎做決定容易些，但是身為一位家屬，這決定是會很困難的。作者這一段寫的很好「 We kept our elbows off the table, maintained eye contact (but not too much) and gave the family an update of where we stood.」，原來這時候，應該要這樣的身體語言(body language)。

ICU 的家屬家庭會議期望中是這樣的，「 A healthy family meeting, we' d been told, involved us speaking for about half the time, with the family speaking for the rest – venting, questioning, grieving and hoping, in no particular order.」醫療人員不要一直說話，要讓家屬有一半的時間發揮。

重點來了，家屬「asked the one question I had dreaded being asked the most: “Doc, give it to me straight. If this were your mother, what would you do?”」這問題真是很難回答。

So I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 right answer to the question, “If this were your mother, doctor...” is: “Tell me more about your

mother.” 是的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家屬應該要去想，他們的母親是怎樣的一個人，她對生命的看法是如何？這時家屬開始回想他們的母親是一位獨立的女性，甚至不喜歡別人幫她開門，她喜歡陽光戶外生活，而且，她絕對不會去住安養院。

醫生作者接下來說明患者的 vital sign, lab data 和臨床的判斷，並說明將來患者回復到原來的生活型態機會渺茫。這時家屬交換了眼神，彼此的肩膀都放鬆了，眼中的淚水也不再那麼多了，大家似乎沈浸在對這媽媽的回憶之中。經過沈寂半刻，家屬轉身面對醫人員，要求醫療人員讓他們的母親好過一些(comfortable)，並關掉呼吸器。

這文章真是寫到我的心坎裡啊

目前已繳會費人數 **190** 人，下列 **3** 位會員，請與協會聯絡

匯入日期	帳號或姓名
6/11	童芷婷
7/22	0120****4797
7/31	謝昕霏